



04978

海日堂集卷之六

一 南海程可則周量著

族孫

師義

男平成

同校

士偉璜溪氏

上

世祖章皇帝尊諡冊文

臣惟啟後開先既大創垂之烈承祧續緒宜

申揚顯之經籲天命以集輿情薦徽稱而昭

奕禩恭惟

海日堂集

文之一

皇考大行皇帝

道尊無上化盛難名躬膺天保之符體健行於

不息運撫河清之瑞富大業以維新以英斷

理萬幾草昧之經綸咸歸宥密以睿鑒馭羣

下人才之進退悉受裁成道法堯欽既允恭

而允執德齊湯敬亦制事而制心粵在初年

戎功肇敏汔乎親政文教誕敷開史局而聖

訓纂修坐經筵而詞臣顧問臨雍之儀數設

講學於以受成宅俊之典頻開樹良因而去

蠹德音不已極建攸隆借薄海共予維新尙  
止輦懸鞞之不輟禁舉朝無得稱聖乃宵衣  
旰食之維殷於是從開創之餘運樞機而制  
禮樂更復裕守成之業昭謨烈而定紀綱自  
東自西自南自北遠邇服有道聖人有財有  
用有土有人中外誦太平天子一統若斯之  
速至治無爲而成功已冠于古今澤允孚乎  
上下敦本而九族咸睦馭吏而庶職知恩恤  
民則蠲租以賜年育物亦和風而甘澍此皆  
仁心之爲質更兼孝達於無方定郊天社地  
之文日月星辰竝協陰陽之位明尊祖敬宗  
之義烝嘗禘祫時欽俎豆之容推廣於歷代  
帝王旁逮乎九州岳瀆

海日堂集

文之一  
二

慈寧問視極尊養之優隆夙夜祇承率臣民而怙戴

蓋自在宮而在廟莫不丕顯以丕承抑且內  
聖而外王以致遠來而近悅計十八載衣裳  
藻火何在非四海爲懷卽億萬年子孫臣民  
猶可沐重熙而理大美匪一詞足罄鴻猷將

百代爲昭屬耐廟以升中敬薦禰而合祖臧  
嘉聿闡與日月同其光華簡策丕垂若乾坤  
增而高厚爰咨有衆請命於

天謹奉冊寶上尊諡曰

體天隆運英睿欽文大德弘功至仁純孝章皇帝

廟號

世祖伏惟 聖靈於顯膺景制以無疆 帝鑒不

遐享鴻名於有赫益宏佑啟永衍熙昌謹言

海日堂集

文之一  
三

奉

旨擬

御製藏經序

朕惟佛教之興其來已久所以拯迷導悟昭德塞  
違孚寂感以誠民毘陰陽而贊化非徒託端罔象  
祇事無爲也顧宗旨淵涵藉經而顯遺言布列非  
人勿彰原夫受書天竺以來譯字華林之後銀函  
五色玉軸三乘象負之所難勝龍銜之有未備莫  
不幽明仰德法俗依仁蓋經不徒經乃諸佛之慧  
命藏無盡藏實菩薩之現身不有闡揚何由利濟  
欽惟我 昭聖慈壽恭簡安懿章慶惇惠溫莊康

海日堂集

文之一  
四

和太皇太后承天作則配地敷源相 太宗在經

綸草昧之年撫 世祖以保乂寧成之運無事不

以蒼生爲念無時不以萬物爲懷固已希蹤賢聖  
之區合體人天之表矣乃當娛養 重闡之暇

訓育朕躬之餘契証祇園皈依淨業茲者發雷音  
之妙諦翻貝葉之微言繕寫莊嚴五千四百卷裝  
潢綺錯一百單八函意謂寶筏流慈卽上聖治吾  
民之本金繩開覺有王者仁天下之機苟萬行之  
羣修將何福而不格教通五常之內化彌六合之



敕諭安南都統使莫敬耀

朕聞天子以天下爲一家殊疆異族罔不率俾示無外也爾安南本蠻彝地秦漢以來立爲嶺南大郡受命我中朝久矣自宋汭明封王稱國代有隆典至明嘉靖年間爾祖莫登庸篡滅黎氏乃革王封削國號授以都統使之職秩從二品銀印俾奉正朔修朝貢子孫世守勿絕今朕受天命爲天子十七年於茲爾莫敬耀承襲祖武乃不早自輸誠反侵攻歸順二處殘害百姓宜與問罪之師今

海日堂集

文之一  
六

旣退還侵城遣使來歸悔罪之誠良可嘉念用是率循舊典仍授爾官爲都使司都統使賜敕給印俾爾子孫世襲如初向所俘交衆先行發還昭朕懷遠至意其十三路地方各宣撫司仍屬爾管轄其餘合境大小官吏照舊聽爾從宜建置自今以往其永竭忠誠恪修職貢撫理彝衆安戢兵民毋生事邊境毋擾害黎元毋僭擬中國制度毋私相戕奪如爾祖登庸故事所有僞王僞逆敕印到日解送來京安置如或蓄疑黨叛怠奉朝請則有不

庭之師爾其慎之毋忽

按安南本蠻彝地秦漢以來立爲嶺南大郡高  
官大爵受命中朝歷世相因未之有改至宋始  
封王稱國明太祖定天下陳日燿率先納欵太  
祖封之且著之聖訓令後人無伐其國成祖時  
叛臣黎季犛篡滅陳氏成祖命將討平求陳後  
不得乃郡縣其地其後黎利復作逆應動天討  
宣宗念南氓屢遭兵燹不欲久煩中國以事遠  
彝乃因利表謝過姑貴之利子孫克修職貢累

海日堂集

文之一  
七

朝亦禮遇有加迄正德至嘉靖朝貢不至尋莫  
登庸又篡奪黎氏遂命文武大臣往勘登庸繫  
頸伏辜上降表言黎宗已絕願獻人民土地聽  
朝廷處分乃革去安南國王號授都統使之職  
秩從二品銀印俾奉正朔朝貢子孫承襲世守  
其十三路地方各置宣撫司屬管轄差遣其餘  
合境大小官員聽從宜建置登庸病故庸孫莫  
福海承襲如祖官係嘉靖二十一年十二月事  
也 本朝順治十七年廣西巡撫于時躍題報



交彝遣使進表繳獻印冊納款歸命部查十七  
年三月覆兩廣總督李棲鳳疏議交彝莫敬耀  
侵攻歸順自當興師討罪今既遣使投誠退還  
侵地應准來歸但僞王僞逆尙未送出請敕督  
撫諭令解送僞逆後准將俘獲彝衆查明發還  
奉 旨遵行在案今據于時躍疏報同前事相  
應給賜新敕新印俟敕印到日許其賫表朝貢  
其僞王僞逆現在何處曾否送出仍行該督撫  
查明奏報前俘衆先行發還以昭柔遠德意故

海日堂集

文之一  
八

有是敕

遵諭陳言疏

代

爲遵諭陳言推廣 皇仁事伏讀 恩詔內開一  
欵以後凡審擬重大事情總督巡撫按察司等官  
務要虛公詳慎期與得情其輕重應行速結者務  
要隨審隨結如仍遷延遲久致寃濫斃獄該部及  
科道官察叅治罪欽此仰見我 皇上軫念無辜  
於輕罪株連加意審結恐其寃沈獄底甚盛心也  
但臣猶有請者未結之輕罪尙厪 宸衷已結之  
輕罪尤宜矜恤臣去歲奉 命掌江南道事見江

海日堂集

文之一  
九

南浙江四川等省自順治十八年正月初九日恩  
詔以前一切罪犯咸荷更生矣其真正死罪不赦  
案內有親屬干証同事牽連罪非謀故之條犯僅  
徒流之律祇以正犯不赦遂致展轉蔓延抱石沈  
寃莫能解脫是若等何幸而與死罪殊科得從末  
減之例又何不幸而與死罪同獄不得邀浩蕩之  
仁也夫 主德好生普天同被自十惡而外貪官  
汙吏戶婚田土卽遣戍投繯悉歸在宥之天矣若  
等所犯非十惡也非真正死罪也且并非遣戍投

纒也以爲事重於吾者 主上從而寬釋之吾可  
以生出獄門矣曾不自意以事首株連律同不赦  
是豈足以信如天之德而服其不死之心也哉書  
曰殺之三宥之三又曰殲厥渠魁脇從罔治夫犯  
有首從罪有重輕彼真正罪首旣已服辜若等自  
應從輕發落又況煌煌天語咸赦除之乎臣慮此  
番詔典保無有照前波累不得一視同仁者是雖  
結猶未結也求不寃未必不寃也恐非 皇上修  
德回天軫念輕罪至意故敢敷陳一得如果可採

海日堂集

文之一  
十

伏乞 敕部議覆下直省督撫按察司等官分別  
詳請施行凡十惡真正死罪除本犯不赦外其餘  
同事牽連罪疑惟輕者槩與豁免庶幾推廣 皇  
仁以應求言之諭或亦有小補也

韓非論

楊子曰韓非作說難而卒死於說難說難正其所  
以死也非之言曰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  
吾說當之不如是者身危貴人得計而又自以爲  
功如是者身危非已深明其術矣然其說秦王也  
首曰王聽臣計一舉而天下不破趙不舉韓不亾  
荆魏不臣齊燕不親則斬臣首以徇彼自以爲秦  
王之大欲在此也得其所大欲而知所說之心將  
以吾說當之矣獨不顧李斯方得計而一旦欲攘

海日堂集

文之一  
十一

之以爲功微斯言王固已大怪之哉且非韓之諸  
公子也一說而遂欲舉趙亾韓則何以說昔衛公  
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子而臣事齊敬仲遂有以窮  
其意非方至人國乃遂欲帝他人以覆宗祀此人  
情之所驚而英主之所大忌也又況荆魏稱臣齊  
燕言親而韓獨重言亾彼其不忍忿憤之心草野  
蹶張之氣已見於此是以秦王旣喜其言而不能  
不重疑其心重疑其心而不能不重疑其身故曰  
說難正其所以死也然則何道而可曰君子之居

入國也禮以動之義以止之合則畱不合則去不  
此之務而強欲合人則高名厚利之心深而要寵  
冒祿之爲無所不至無所不至又安得不首尾衡  
決身毀名喪爲天下辱哉惜乎非之死子雲知之  
而劇秦美新之文卒成於莽大夫之手厥後投閣  
之禍實繫乎此又幾何不爲韓子之續也

海日堂集

文之一  
三

文辭實繁乎世又幾何不爲漸乎之辭也

而陳秦美祿之文卒成於莽大夫之手厥後投閣

而劇秦美祿之文卒成於莽大夫之手厥後投閣

而劇秦美祿之文卒成於莽大夫之手厥後投閣

而劇秦美祿之文卒成於莽大夫之手厥後投閣

而劇秦美祿之文卒成於莽大夫之手厥後投閣

漢高及周武得失論

予嘗讀周書而歎周武稱王之遽也當盟津方渡  
亳鼎未遷大號未可建也遂使人宣言曰有道曾  
孫周王發將有大正於商遂儼然以王自命此與  
後世之君偶得一隅輒僭號改物何異漢高祖既  
滅秦蹙項皇帝之號猶闕然不講迨諸侯王上疏  
勸請始卽位於甲午之年稱制於汜水之會君子  
謂沛公之美不可枚舉而卽此雍容帝制謙讓未  
遑已可軼成周而駕寧考矣雖然武王伐紂載木

海日堂集

文之一  
三

主號稱文王雖追王之典備諸他日然不敢以已  
加父故文王之號與周王發並稱武之德蓋未嘗  
一日忘文也漢高則待功臣旣封昭靈旣贈在位  
凡有五年而擁篲之叟始藉家令而後得易田舍  
翁爲天子父縱五日請朝築新豐以娛太上君子  
猶謂其斬無人理而況烹翁分羹言猶在耳何可  
使天下後世聞之乎夫速位號忍也忘所生亦忍  
也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嗚呼古今帝王君臣父子

之際蓋可忍乎哉

射虎說

昔裴旻以龍華軍使守北平北平多虎旻善射一日得虎三十休於山下有父老過曰此僞虎也過此有真虎將軍遇之且敗旻不信怒馬趨之有虎出叢中小而猛據地大吼旻馬辟易弓矢皆墮地或問曰得虎不難於三十而難于一小虎何哉曰虎非有真僞之殊也得虎三十志氣豪矣休於山下勢力竭矣怒馬趨之意念驕矣虎出林薄願借一矣據地大吼有死心無生氣矣以驕豪之憊氣當奮盈之死力其辟易也固宜故父老之料敗譬若魯連之料攻狄也不信而狂趨譬若田單之不謝而遂去也問者躍然曰此樂毅之所以勝七十城而敗於二城也夫乃蘇子謂其非智力不足蓋欲以仁義服齊民故不忍急攻而至於此抑未有以射虎之說告之者

廣州太守王公去思碑

代

歲乙未廣州郡守王公上其政於朝遷粵西副使  
將行學士大夫耆老之徒攀輪轅不及乃謀所以  
思公者爲碑五羊門外而屬予小子言予惟疇鑿  
兩忘上世之風也不可得聞已後此而沐浴歌咏  
不能忘尤不忍忘此三代之直猶有存者則王公  
之碑又何爲不然先是 皇上宵衣之六年率土

咸服惟吾粵號稱反側特命平南靖南兩賢王暨  
撫軍李大中丞擢甲南下維時簡諸官之從行者

海日堂集

文之一  
五

數十人監司郡伯悉新成進士公實來守是州故  
事監司郡伯無初授者有之自茲始 天子蓋甚

寵此行也初公謁選時大家宰循公甲第得提學  
副使陞辭之日上奇公狀貌許爲非常念廣州地  
重而兵文事未卽舉惟守難非公不可於是易公  
二千石爵四品秩仍比學使若曰汝其尙克作牧  
以撫柔此民也公祇命之後乘傳宵征庚寅二月  
至郡至之日會城猶未附兩軍相向日夕流矢飛

礮聲隱隱撼帳公藉草行間萬事草創所部止番



禹半邑耳月費芻糧稍鹵鏤鐵之屬無算其徵應  
幾何而公開誠招納恒身履墟落諭以大義父老  
稽首向風有能輸廩實軍者准其明年惟正之半  
不踰時而粟支數萬士卒賴以無餒用能大克有  
勲然則公之才已先見於閩外矣泊乎城既下兩  
王赫厥威將夷僂一切公毅然保之獲有寧宇其  
有萑苻未救健兒俘獻城下王畀公平反公推意  
明信月斷數百而堂無寃民卽賦役一書經制缺  
如民方苦殘荒不給公因天之時酌地之宜用人

海日堂集

文之一  
共

之紀而制乃大定此其計粵人深遠尤非朝夕故  
也其他減服撤御簡刑去爭啣冰茹蘗先寮屬以  
與民休息及夫兩校棘闈三造鄉秀桃李之曄然  
美何能數悉獨計公之地過渤海潁川公之時遠  
不及漢而公兼冠古之能撥亂世反之正有非龔  
黃所得依稀者以彼宣風載澤雖在廣州猶通國  
也雖曰六年宜千祀也茲一旦奪而西之母惑乎  
學士大人耆老之徒轅不及而碑也夫赤子之去  
其乳也始而悲中而泣終而皇皇然不知所止無

已則指他物以厭之碑者亦無已之思乎予言不  
敏亦相與爲無已而已公諱庭別字邁人浙之嘉  
興人已丑進士

海日堂集

文之一  
七



與人曰正數士

海日堂與海日而曰公諱庭別字邁人浙之嘉

興人已丑進士

屠夢破詠懷詩小序

屠子夢破楚之賢大夫也丙申夏六月與予相見於凌江貌其爲人高眎闊步慨然有不可一世之意旣而與之俯仰天人上下古今見其口若懸河目如掣電予故知夢破非常人一日出詠懷詩百首示予縈紆鬱悶多秋聲而有遐心豈其有抑於懷者與夫太上無懷下者不能懷尤不敢懷若乃屈子懷沙賈生賦鵬王粲高嘯於登樓馮驩微謠於彈鋏梁鴻出關而五噫興張衡河間而四愁作

海日堂集

文之一

彼皆挾非常之才際非常之遇故遂有非常之懷見之聲歌形爲浩歎如韓吏部所謂不得其平則鳴者也屠子負其方寸五嶽以遨遊當世所遇不知何如而詩之懷則可悲也已雖然屠子旣以夢破自名矣石火電光業付之牛車鼠穴則所云縈紆鬱悶者不旣多乎甚矣吾猶欲以屠子之懷似屠子之夢也

封學士張翁壽序

天下之爲人子者莫大乎以天下之至樂奉其親  
天下之至樂莫大乎躬文章之譽居日月之旁及  
親之年以致其封爵祿食而又不失乎庭闈朝夕  
之歡此人子之所難而親之所甚幸也今天下之  
爲人子也有終其身名不出鄉里不能邀尺寸之  
組分大官之粟以及其父母者矣卽及之而遠或  
萬里近亦數千里北山致慨於不遑陟岵興嗟於  
行役何可勝數乃今觀於繡紫學士之奉其太翁  
海日堂集

文之一  
十九

而歎天下之至樂有甚全也當學士之以名進士  
爲史官也方士衡入雒之年而翁亦達夫稱詩之  
日耳不旋踵爲國子祭酒子弟薰其德而善良者  
若干人維時

先皇帝方嚮學崇孝治習見子弟之薰其德而善  
良則推美於翁以爲是非無本者於是御極之十  
四年加恩海內遂降翁璽書位秩與學士等蓋翁  
之昔以文行而祭酒於鄉者今以子故而祭酒於  
國可謂無負矣尤可美者學士家通州距京師四

封學士張翁壽序

天下之爲人子者莫大乎以天下之至樂奉其親  
天下之至樂莫大乎躬文章之譽居日月之旁及  
親之年以致其封爵祿食而又不失乎庭闈朝夕  
之歡此人子之所難而親之所甚幸也今天下之  
爲人子也有終其身名不出鄉里不能邀尺寸之  
組分大官之粟以及其父母者矣卽及之而遠或  
萬里近亦數千里北山致慨於不遑陟岵興嗟於  
行役何可勝數乃今觀於繡紫學士之奉其太翁

海日堂集

文之一  
十九

而歎天下之至樂有甚全也當學士之以名進士  
爲史官也方士衡入雒之年而翁亦達夫稱詩之  
日耳不旋踵爲國子祭酒子弟薰其德而善良者  
若干人維時

先皇帝方嚮學崇孝治習見子弟之薰其德而善  
良則推美於翁以爲是非無本者於是御極之十  
四年加恩海內遂降翁璽書位秩與學士等蓋翁  
之昔以文行而祭酒於鄉者今以子故而祭酒於  
國可謂無負矣尤可美者學士家通州距京師四

十里輪蹄所駕朝發而夕至焉翁卽里居家食以歲時伏臘來往子舍間樂也何極而學士復爲之迎養京邸晨起含香珥管而趨於朝退則綵衣博帶而舞於彤一堂之上洩洩融融在國猶家也倘所謂封爵祿食而又不失乎庭闈朝夕之歡者非耶昔王介甫謂賢者道弼於中而褻之以藝無祿與位以爲父母壽而父母之心亦喜韓退之則謂歐陽詹舍其父母之養至於京師將有所得以爲父母榮雖離於其側其志亦喜也二者意各有所

海日堂集

文之一  
二十

重亦不得全於其親而爲是偏徇之論耳使二公若在遇翁父子必有咨嗟太息以爲天下之至樂莫大乎是者余故因翁六十誕辰進蕪言以侑翁觴如此夫子之所難而學士致之親之所甚幸而翁全之信乎足以傲王韓之論所未及而告天下之爲人子者矣

明大司馬冢君登賢書序

國家三十餘年太平累洽包戈戟以文皮銷鋒鏑  
爲農器中外之士莫不喁喁嚮風奮然思赴功名  
之會可謂盛矣而闢門之典三歲一舉行四海人  
文雲蒸霞變其在京師自三輔六館而外八旗之  
彥儼然操觚染翰鏘闐三試糊名易書與海內耆  
碩絜能競勝爭進退於毫釐之間蓋自己酉以來  
八旗之校於鄉者法眎昔加嚴而文眎昔尤盛今  
秋榜發我同官大司馬明公冢君哀然入覈矣

海日堂集

文之一  
二十一

都人士交口而頌於此謂朝廷造士之殷司馬  
公訓庭之篤而冢君致身之榮也夫上播求賢之  
詔下鮮瓌瑋之英或野懷靖獻之忱朝寡弓旌之  
賁二者皆非所語於致治之隆也我

皇上親政以來孳孳文治臨雍講學次第備舉又  
命二三儒臣是正五經性理綱鑑諸書頒示中外  
近且經筵有御日講有規起居有注所以修明

聖學崇起教化固宵衣旰食之未遑也天下巖棲  
穴處之士有不喁喁嚮風奮然以赴功名之會者

豈情也哉維詩有之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又曰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皇上之作人如此蓋信乎  
其以寧矣且以司馬公之賢爲 天子筭樞密參  
機禁所入告我后者皆堯舜禹湯文武之言其出  
而順之於外者皆夔龍稷禹之行也彼其豐功祕  
計以黼黻昇平者何限而況詩禮一庭式穀是似  
又何怪冢君之扶搖直上乘風雲而負青天也耶  
居恒習見貴游子弟擁金貂之餘業席祖父之休  
德走馬射生者有矣徵歌雄飲者有矣問古事不  
海日堂集 文之一  
二十二

如曲逆者有矣苟非自好雖以父兄之賢不能扶  
而進聖賢之域乃如冢君者才激六藝之芳潤含  
百家之菁英篝燈簾閣沉心揣摩鄙王謝之風流  
抗紀羣而獨上則今日之乘風雲而負青天固有  
由也鴻羽旣漸達路非遙曲江之宴將開雁塢之  
名欲上冢君且將函象管升玉堂追隨司馬公之  
後以入侍 天子天子色喜謂卿有象賢邦家之  
光也而司馬公則拜首稽首曰微 主上菁莪之  
化不至此國史傳之與人誦之君臣父子相遇之



隆蓋千載一時也猗歟都哉某等與司馬公共事  
久遭逢盛事實與有榮焉又何能不式歌且舞從  
而紀其後也耶於是乎序

海日堂集

文之一  
二十三

而其辭也雅於世平氣

八變發源中實與有榮焉又何能不式歌且舞從

隆蓋千載一時也猗歟都哉某等與司馬公共事

書汪荅文四子詩卷後

子交長安雖多人莫若劉子公敵汪子荅文王子  
貽上爲最篤每當佳時勝地三子者未嘗不在予  
未嘗不從間有所論著屬三子之揚摧爲多顧子  
生長窮壑學識弇淺爲文不逮荅文詩不逮貽上  
彈琴飲酒放歌磊塊之致不逮公敵獨以三子之  
所誘掖獲用自勉是三子者皆子之畏友也他日  
荅文以予所唱百泉詩廿餘首裝潢成卷索予跋  
其後予曰吾四人之詩將不盡乎此卽吾四人所

海日堂集

文之一  
二十四

唱若和之詩亦不盡乎此且此皆率意含毫非工  
於篇翰者之可以傳也而子之存之也則謂之何  
荅文曰否烏謂是哉吾輩風流聚散後此將不可  
知存之志不忘耳予聞而領之今日者公敵掛冠  
歸太行貽上司李揚州所往來京邸者荅文與予  
在耳荅文郎秩滿三歲不踰時又當得外臺以去  
獨子蹀躞燕門羈遲宮禁而同人落落等若晨星  
雖後此之交於長安日進月益要求素心晨夕若

三子者又何可易得哉頃貽上所寄詩有曰佛壯

鄭維嶽制義序

中州鄭維嶽進士予同年生萍菴司李之冢君也  
萍菴爲人倜儻負氣勢居官廉正不少阿不苟合  
於世世或往往怪之其爲文也勁情刻骨類萍菴  
爲人午秋分校粵闈所取士皆卓犖有聲萍菴所  
取之人復類萍菴爲文則以知其訓庭家學大槩  
然也一日從予座主王邁人先生所見中州闈牘  
一卷初不知其爲誰覺風氣道上不同流俗予因  
歎中州之文至今日而有異也詢知爲萍菴長君

海日堂集

文之一  
二十六

亾何而維嶽南宮之報至又亾何而維嶽之制義  
至予索讀十日視闈牘無殊因知萍菴之子之文  
復類其所取之人然則萍菴之教由其家施於中  
州以暨於粵豈偶然哉要之不失萍菴之爲人者  
近是彼世固有立教不先而藉口於父子不相爲  
賜者何爲也

張登子漫遊草序

詩非遊不奇非詩人遊遊不奇司馬子長西不盡樓闌東不涉滄海南不憩笠澤北不止涿鹿文雖傳未必不在枚乘下太白不流夜郎計其詩亦僅在任城徂嶽中耳子美世不遭離亂足不歷巴夔鄜陝漢邠之間亦安見聲歌纍纍未缺也然攬其大槩要皆憫時悼俗悲愁激忼之作而於嘯歌贈答登高賦物則未嘗志得是遊亦有不幸焉登子張君世所稱善遊者也生稽山之陰探宛委之藏

海日堂集

文之一  
二十七

蓄積既有年所一出足跡半天下所交皆天下賢雋名山川必登涉此漫遊一編皆嘯歌贈畚登高賦物之所爲作也雖然難言之維昔吉甫之贈申伯也曰其詩孔碩其風肆好孫卿子之論交也曰贈人以言美於金石珠玉卽以遊觀論齊景公之陟牛山也懷東海而悲莊子惠子之臨濠梁之上也見儵魚而樂要皆縞紵見其性情草木不忘寄託而後詩可風焉世儒不達大體輒阿意諸俗以爲是投桃報李之具而性情亡而詩一亡卽偶然

有作不過尋常卽事之什漠然無所寄託而詩再  
亡登子茲編班荆則古道照顏觸類而肝腸如屬  
無悲愁激憤之詞而有歡忻和洽之旨樂哉遊乎  
吾恐古人若在必有起而妬之者今又將分符博  
邑於羅浮四百峯折朱陵幾兩屐焉彼鯉湖鶴峯  
之間又安知不有賢士大夫出而與登子一彈再  
和乎游草之作夫固未有艾也抑此登子之餘伎  
也其文章政事不系乎此

海日堂集

文之一  
二十八

出其文章

味平道草之君夫固未有艾也抑此登子之餘伎

之間又安知不有賢士大夫出而與登子一彈再

出於羅浮四百峯折朱陵幾兩屐焉彼鯉湖鶴峯

吾恐古人若在必有起而妬之者今又將分符博

無悲愁激憤之詞而有歡忻和洽之旨樂哉遊乎

吾恐古人若在必有起而妬之者今又將分符博

吾恐古人若在必有起而妬之者今又將分符博

重修廣州會館碑記

廣州會館乃前代冏卿南海郭公尙賓鳩金建置以爲郡之士大夫往來祖餞之所也其時則天啟甲子其費四百有奇館三層堂堂廊廡畢具旁繕斗舍十廛稅之市人歲入其值充館費掌諫陳公熙昌記之詳矣我皇朝定鼎之初郡人鮮宦京者館之前兩層遂爲武人游居表其堂爲聽事敞東西中三門以受訟而後座則番禺山人陳道居之從後門而入凡一座五間旁構小庭曰寤軒雜

海日堂集

文之一  
二十九

蒔花竹有容膝之樂壬辰春予與同年生陳美公彩梁圓嶠雲扶旅焉雖古瓦荒垣猶得與武人分廬而處而館不至於廢無何予歸南海美公入史館圓嶠亦令高密以去獨陳山人在耳亥子之交予服官禁庭寓正陽門之東偏向此之一座五間者益衰落不可禁而所謂寤軒亦無復如往昔相過時然山人猶抱膝其中與武人分廬如故而館亦不至於廢又無何予嬰先大夫憂還返山人出遊中州死覃懷武人益并吞內外士大夫過茲

館者但立門外踟躕卻顧不得入而館乃真廢矣  
乙巳春予免喪還京師乃得與考功陳君正言謀  
而屬謁選推官劉振國州同知黎化中守備何志  
等環而訟之司空之署司空移刑部都察院下所  
司及臺使者勘至再碑板巋然武人無尺寸之籍  
乃弄館之前後悉牒而歸之廣州廣州於是始得  
重有此館矣然荒垣古瓦視昔加甚陳君等造子  
曰賴君之力以復有茲宇而衰落聽之可乎顧同  
人無可任塗墜者其委諸莽也無以異於武人之

海日堂集

文之一  
三十

游居也乃不得已而諾諸君子之請爲之鳩工庀  
材理殘補缺約費三百四十有奇凡三閱月而館  
始稍稍還舊觀以是冬十一月攜婦子入住戊申  
七月大水葺其圯毀則又費百五十有奇庚戌二  
月治左廡三間又費百一十有奇此其大端也若  
夫歷年修補破敗磚墮椳闌之數復何可勝紀所  
以不憚鯁鯁爲此者寧惟是土地是愛亦以吾郡  
遠處天末士大夫牽車而至不有茆舍何以安卽

次且非獨稅鞅之是爲將使適茲館者燕笑譽處

鳴玉而結軫於斯在 帝鄉猶故里也於以敦桑梓之歡而發彈冠之慶實惟館是依所慮居同傳舍經紀無人將古瓦荒垣有不止於前日者其何以無負昔賢勗興之旨此予所以鯁鯁也夫天下之物成立之難如登天覆墜之易如燎毛吾願郡之士大夫繩繩而光大之相與努力京華驥首

皇路以無失相成之意推此志也以之立身可以之事君可以之信友可殆不獨茲館然也而館實基之是予之志也夫是予之志也夫於是將之桂林爲述昔時興廢之由與區區相成之意以告後之君子若夫經久之利與期會之宜則有粵東館規在可倣而行之不復贅故記



跋蘇長公春帖子

予家南海之濱多蘇長公墨妙最著爲靈峯靈峯距廣省七十里江水環匝林木杳冥長公謫惠時一旅其地有詩云靈峯山上寶陀院白髮東坡又到來前世德雲今我是依稀猶記妙高臺詩有碑草字可徑寸外爲超然臺書記其中碑板共六幅字與詩等臺故公守膠西時作而復書於此者公志也臺後爲環翠亭勝亦公筆廣二尺許字體與詩記異惜乎海內多不傳自予離靈峯十餘年夢

海日堂集

文之一

三十二

想猶時時至其處今春至藁城見彭曠菴副使所藏翰香館春帖子英彩發越若還舊觀昔人論文以詞爲肉意爲骨論書以墨爲肉筆爲骨長公斟酌盡善于二者之外要皆有氣以行乎其間故軒舉流逸浩然志得亦如爲文所謂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也記其識懷素藏真帖子曰如沒人操舟初無意于濟否是以覆卻萬變而舉止自若其近於有道者耶若此本者又不啻公自道矣

棲賢詩文彙集跋

棲賢彙集者迺吾師天和尙門下首座阿字無公東堂石鑑覲公集前人遊覽記載與和尚山居時詩若文之所爲作也棲賢處匡廬西偏山水澄鮮草木暢茂飛梁矗峙流泉激湍余壬寅秋一至其地時殘陽在天紫綠萬狀造次還反至今寤想猶低徊不能去今讀茲集曠然若復置身於玉淵金井之間始信山水文章互相闡發理有然也夫匡廬蜿蜒靈秀非棲賢所能盡卽棲賢遺蹟糺錯亦海日堂集

文之一

三十三

非茲集能盡然酌水於河不可謂非水又安知水之非卽河取火於燧不可謂非火又安知火之不在燧通斯義也則以棲賢盡匡廬可以茲集盡匡廬亦無不可也和尙旦暮將返杖溢城枕流三峽拍肩五老吐納煙霞所爲詩文必什百於此則茲集其嚆矢耶將匡廬棲賢始終與爲無盡而已

跋顏魯公廣平碑

昔人論顏書光氣直透紙背言其神采發越不可止抑也余幼不善書長涉鍾王諸家茫然無得最後沈酣魯公幾忘寢食神采之間若或遇之比來京師觀諸名公筆法莫不以率更爲宗詢知爲宸眷所屬因棄學學焉然鑿圓枘方貽譏畫虎矣年友李野臣侍御秉文好古奇蹟滿家其仲兄司寇公所藏褚氏蘭亭真蹟曠世希有又爲王文安刻東帖數十則海內爭得爲快而野臣獨好魯公間海日堂集

文之一  
三十四

出此帖示余覺發越之氣頗還舊觀庾翼之遇伯英梁元之驚曹喜不是過矣或謂野臣曰二冊斑駁漶滅毋乃遺憾耶夫善射不注斲輪不傳悟入了不關此東坡有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吾正愛其光氣陸離在蟲魚風燹外也

附記

魯公墨蹟頗多大楷有若家廟碑多寶

塔小楷有若麻姑仙壇記行書有若送劉太沖

敘鹿脯帖草書有若爭坐位祭姪文體雖不一

皆有垂紳正笏氣象惟書宋廣平神道碑在邢

國沙河前此未有傳者傳之自蕭長源入燕始  
其書鋒鋦盡剗老中帶妍形臣傅子以爲與自  
書告身同是晚年之筆云

海日堂集

文之一  
三十五



歲寒倡和詩引

辟疆徵君以文采風流領袖江表三十餘年奉太夫人閒居板輿行樂南陔采蘭以白華相娛養暇則手一編長吟短咏絕不與聞戶外事而四方之士過水繪而問奇者蓋趾相錯也庚戌冬淮揚之間雪花如掌他人方擁被僵臥效袁邵公不得徵君獨與孝威散木帽雪石霞諸子坐湘中樓烹芥炙麈出荷葉宋犀拍手浮大白觀董思翁向所爲擘窠大書聽白三彈琵琶聲慷當以慨何其樂甚

海日堂集

文之一  
三十六

臘盡小史楊枝從長安攜大宗伯龔公及余所贈令子穀梁移居詩二十四章歸一夕垂和殆盡中間裴回宛轉自成文章若不知身之在凝華積素中者嗟夫三十年來草木變易風雨飄搖徵君之所遭不知凡幾獨以松柏之心巋然岳峙無幾微隕穫之色彼其中之所得力固不以歲寒或淪抑惟歲寒而愈有以見徵君也余與徵君始終稱神交會未得入林把臂而方寸之往來篇章之遺贈蓋十年如一日其庶幾得附孝威諸子歲寒酬和

之末乎謂予不信他日過水繪而問之

海日堂集

文之一  
三十七



煮鶴堂選帖跋

閣帖自宋臣王著肇刻垂六百年至於明代肅世子沈酣入法研精六文屬溫張二鉅手重摹而再勒之然影榻旣多神理亦異輕重肥瘦漸次失倫未必非好古者之過也水樵侍御筆墨妙天下霜臺之暇取肅榻而釐定之訂其訛謬掇其菁華去取因心神理畢露譬審音於嶰竹而剖玉於崑陽也選成示予曰煨琴煮鶴不已甚乎夫昔袁昂上武帝書於書家者流少可多怪甚至陋隱居於小

海日堂集

文之一  
三十八

兒匹肩吾以儉父古人可作進退何傷况拂採沙於亂妙別類杵於迷形去弊存真心斯苦矣茲選也其肅世子之功臣也歟

祝枝山行草跋

祝京兆書爲有明三百年冠冕其令吾粵也諸帖皆不攜獨山谷甲秀堂一卷日夕相對觀者以爲此枝山得力處而不知其出入晉唐自髫髻已然非一家之學也猶記其臨池自敘有云多處不可多少處不可少大處不可大小處不可小胸中要說話句句無不好筆墨幾曾知閉眼任一掃似極縱橫放肆者而不知其胸有成竹目無全牛也又非一時之功今閱此卷縱橫歷落中巋然有古骨

海日堂集

文之一  
三十九

嶙峋之態宜翼先太史之寶之等于河圖赤刀也



書鮑子韶畫像後

記丙申之秋予將遊武彝不果止虔州四閱月因  
得交鮑子子韶時子韶方在髫髻丰儀峻整卽能  
讀其尊人小覲先生所著書學爲詩風格道上與  
之語竹樓相對竟日忘疲其後予數往來章貢間  
子韶必載酒江干推篷慰勞欣然有故人戀戀之  
色辛亥冬子韶忽來都下則歸然若老成人已能  
挾其所學以遨遊名公卿之間矣居都下兩年長  
安巨卿願交子韶恐後顧子韶益落落常高歌酣

海日堂集

文之一  
四十

飲若有不適然於中者至是將持襍被以歸隱於  
雙江之濱且顏其圖曰獨醉吾知其寄託固有在  
也嗟乎舉世皆醉我獨醒此靈均不得志於時之  
所爲也方今重熙累洽巖穴之士莫不奮然思赴  
功名之會以子韶之才胡不濯磨取青紫乃放浪  
乎山水之間托之酒以娛志豈有慨於靈均之矯  
然自異欲和光而同俗乎抑卽以己之汶汶爲屈  
之察察乎丈夫生而昂藏七尺指風揮雲固非長  
貧賤者子韶勉之於其歸也書數言於卷尾而系

之贊

贊曰昔在畱侯狀如婦女爲帝者師而勳鐘虞亦  
有侏儒履豐席撫彼朔徒饑北門終窶以貌取人  
失之子羽聿相爾儀軒軒霞舉胡然醉鄉以獲爾  
所鬱孤之臺章江之滸讀聖賢書上下千古躋於  
明堂我黻子黼羹乎以鼓軒乎以舞諒哉此圖將  
焉用汝

海日堂集

文之一  
四十一

海日堂集卷之七

應南見山氏

南海程可則周量著

後學黎訥木庵氏

同校

萍花草自序

髫齡時篤家大人庭訓日瞿瞿舉子業外毋許他  
及又資性蹇劣身善病風雅之事每有志未逮然  
當風雨雞鳴忽然興感雖未詩也已有其情洎乎  
兵燹相尋所遇尤坎壈不得志又當發憤之時昔

海日堂集

文之二

一

者喪匹偶作桐秋遊定山作端行小紀悼刀俎餘  
生作聞笳詩亦往往有之客歲登賢書版同朱子  
監師陳子美公挾策走燕監師殆能詩者每烟橫  
水落之餘欲唱余而和汝也美公持不可余與監  
師每相擲揄謂若將誦習車中專進取毋乃類俗  
卒之心然其說以故自發舟五羊洎驂蹇入春明  
門衙里七千五百有奇詩不百之一榜旣放子同  
美公雋美公笑相視曰今與子言詩抑非晚耶旣  
而江潭見放欲以憔悴行吟美公復持不可余心

益然之於是閒遊翫物之餘凡嘯歌贈答皆無敢  
涉筆以故自入春明迄皇皇出都凡一百五十日  
有奇詩不十之一已廼與沈子槐軒買舟南下暨  
一二同人相期得句投囊學李長吉故事未幾帙  
遂以多一日者於邗水舟次取藁省閱不覺慙然  
興懷若曰是其時亦幾易矣往返是者一囊兩僕  
三春四繭凡北燕南粵而吳之西而楚之東中間  
魯宋中山韓魏之墟夕櫂朝輪跋前疋後憶十年  
不窺園無何而好遊及此嗟乎予又非游人也當  
海日堂集

文之二

夫隨事遷情觸物滋歎浮蹤所至長謠與俱其殆  
有飄萍之感乎萍不花花之以詩詩不工於風雅  
之事未知何居存之誌予遇此又非向者美公之  
所得而止也

先府君行述

嗚呼不孝之哀吾先君子也雖罄竹爲書竭海爲  
淚不足以盡吾哀悰之萬一也而最可痛心刺骨  
者厥有數端先君子以八代單傳之脉繫不孝一  
身日夕望不孝之振振繩繩以延宗祀乃屢誕不  
育竟不能邀繞膝之歡可哀者一先君子少食貧  
拮据荼苦不孝幸叨一第旋復見抑繼而以身  
往來京雒間膝下之日少睽離之日多數年之間  
滲瀼蓋闕如也可哀者二先君子讀書負大志棘

海日堂集

文之二

三

聞數戰曾不能以一遇不孝小草一官荷 新天  
子覃恩惠徼封典而先君子未嘗一日服冠珮登  
闕庭可哀者三先君子之攜家而北也指梅關而  
歎曰吾其庶幾生度乎八千里間關遄回艱苦得  
達都下曾不踰時此語竟成凶讖見先君子之來  
而不見先君子之返也可哀者四先君子雅好遊  
幸次京畿以爲可縱登陟娛耳目矣不意入都以  
來二豎淹軛足不踰閩外曾不能攬西山之勝概  
瞻宮闕之崇高可哀者五不孝祖塋在故山之東

郊先君子素有微憾意有所整頓欲待不孝之還而時之得爲也乃未之逮焉可哀者六不孝家羊城西關外禽魚木石頗具先君子以時燕嘯其間自不孝北行遂有羽譙尾脩之憾先君子播遷鄉落日夕念此不忘以冀興復未能也可哀者七先君子有爲繼姓立後訓愛殷篤不能躬撫成立可哀者八其他痛心刺骨者何能更僕當此之時擗踊弗勝攀號莫逮見几筵則頭搶地臨藁塊則心怵惕又安能搦管敷詞以紀先人之言動乎然素

海日堂集

文之二

四

行弗彰則不孝之罪滋甚於是不獲已銜悲披淚爲述梗概如左以備當世仁人君子採擇焉先君子宋河南伯明道公十七世孫也南渡之變明道公之冢孫昂年三十七攜夫人邵氏避亂適嶺南居南雄珠璣巷復入廣州至南海縣鼎安坊大同里家焉旣破葬大同之西樵山子孫寢盛十三傳而至我祖月洲公進賢卽先君子之高祖也月洲公明作惇大家最豐所居綿亘數十舍里有程半街之號而獨好行其德嘉靖壬午有司舉於朝授

冠帶鄉國賢之又一傳而至少山公驥克世其家  
業生三子長曰宗儒字大儒次曰宗正字雲蒲季  
曰宗德字養儉大儒公好游俠不事家人產家道  
寢替雲蒲公著書懷古爲里塾師樂酒工詩不齷  
齷於世務厥後大儒公無子養儉公無子而有子  
獨雲蒲公生子曰應庚別字東垣則先君子所自  
出也東垣公爲人聰穎剛烈富才藝詩歌古文詞  
以尺計轉注諧聲之學丹青金玉之工無弗能者  
事親以孝聞雲蒲公嗜酒日夕供養無缺嘗設帳

海日堂集

文之二  
五

循州蓄旨酒遺歸生徒相率奉觴以獻年不稱德  
二十七歲而歿時先君子方四齡先王母年才二  
十有二乃寄育於中表文學宇參徐公貫因徐爲  
姓初先君子名順章東垣公所命也至徐爲易名  
文裔呼之輒不應若不欲昧其初者然攜持訓率  
徐公亦不無力焉亡何徐公又卽世先君子常矢  
報之勿忘徐公故長者有室數椽借其所親以居  
日久已不復相取先君子毅然還之曰此宇參公  
志也時徐有仲求翁儒者也聞之喜謂曰汝初起

乎做人能從這個關頭識得破他日有許多好處  
徐公義服闋始娶先太君今 贈太孺人梁氏琴  
瑟靜好有伯鸞孟光之風時先君子雖未易徐姓  
業復原名順章亦水木之思有然也年十九卽以  
詩經友教邑里惟經明行修爲務越三年門人日  
益進歲受業者多或五六十人藉其修脯以仰事  
撫育試有司屢見拔一時名俊如羅公萬藻張公  
國維孫公襄汪公運光謝公泰宗等皆擢置前茅  
以公輔期之卒偃蹇不遇至己卯春始以今名受

海日堂集

文之二

六

知學使何公三省錄爲廣州博士弟子名仍兼徐  
程二姓志不忘也先君子自言曰歷年四十餘始  
備員學宮非有堅忍之力誰則能者殊傷所遇之  
艱矣先是壬申秋先太孺人梁見背痛悼久之已  
卯夏先長兄可法卒又痛悼久之傷煩慮亂進棘  
闈不利壬午僂得復失癸未夏先繼母陳又見背  
其爲痛悼猶故也丙戌庚寅兩覲王師入粵親罹  
刀鉏見者驚爲善人得以保存無害然生平著作  
以及先世所傳俱蕩然無復存矣祇以一身奉先



王母於鄉環堵蕭然不蔽風日而無歎息愁恨之聲閉門浩歌志得也辛卯秋試以先王母病弗與既而不孝倖薦王母病寢可先君子亦稍慰不孝公車北上諄切告誡曰汝筆頭頗銳此行當脫穎而出然須無忘咬菜根時壬辰之役果見拔報至先君子不以爲喜而以爲憂曰吾兒濱海孤蹤而年又方少見售足矣不宜冕天下美服人指高明神惡古有然也無何果爲忌者所中行道咨嗟先君子怡然曰早知如此無足怪且詩書之願已酬

海日堂集

文之二  
七

他復何憾是冬先王母卽世先君子哀毀骨立貧無以爲禮則典衣鬻食以當之癸巳春不孝還里先君子甲子初周戚友欲稱觥爲壽以哀經辭甲午夏先繼母劉復見背其爲痛悼又如故也乙未春先君子旣祥冠乃復程姓正今名仍立徐之族子金璽爲嗣孫以奉徐公之祀予其田廬而立其家室蓋將以延血食于勿衰也先君子之報徐可謂盡善矣丙申夏不孝服劉孺人之服旣漫遊章

貢遼膝下者半年冬十一月南歸又明年冬十一

月北行自此而違膝下者則四五年所矣記不孝  
北行之日先君子買舟送小塘扶杖立河干徘徊  
涕泗舟行數折猶悽惋延佇不能去此時五中如  
割幾不欲生聞返舍則立紫薇花下仰天長歎其  
倚門之望如此然時猶故居禽木可以遣興觴詠  
可以寄懷越己亥秋則爲武人陳某所逼竄居鄉  
落迄無寧處而痰喘之病作每有書來輒作決絕  
語不孝有憂之庚子夏不孝濫竽機禁七月卽遣  
使歸迎亦知金華非迎養之地中舍非迎養之官

海日堂集

文之二

八

高年負病非迎養之時卽先君子亦低徊戶內不  
欲遠出者然無如之何也辛丑春挈家北發夏四  
月 朝廷上

世祖章皇帝尊諡不孝奉詔走青齊七月與先君  
子相見于臨清道上五年隔絕情爲少舒而精神  
大異疇昔矣舟中猶時時作詩入都不恆作食亦  
少減日擁重裘坐斗室中幾不能以動履至十二  
月病益劇越正月七日奄然逝矣嗚呼痛哉先是  
除前二夕先君子寤寐間見牀頭大書捷報等字

又數夕夢一人告曰公車騎已至竇涼山矣按地理是山無所考然聞文殊普賢得道一在清涼一在七寶意者卽其地乎嗚呼痛哉先君子自十九歲卽持齋繡佛中歲結社放生手勦內典道藏諸書無算晚年祈嚮益力當其逝也夢兆憑之當必有在而不孝則叩地呼天攀援號泣欲往從之而無路也嗚呼痛哉先君子頗好仙凡尊生牋八段錦所載莫不闡訛正謬晚年取性命圭旨一編芟繁輯要疏註條晰今猶待梓行也先君子尤好醫

海日堂集

文之二  
九

諸生時浪跡韓康市里中藉而更生者數百人嘗著醫案一卷皆歷試之有奇效者兵燹後無存矣晚乃刻養生簡要一部行世盧扁諸家莫不奉爲著蔡也先君子尤好推測之學凡日星變蝕晷緯遲速陰陽寒暑之徵候仰而稽之不差累黍不待日者而後知也若夫著四書則有會心編註毛詩大易則有蠡管編詩則有閒居草文則有自訂集雜記歌行則有閒嘯道人彙輯彙纂盈几此又其分內事也居恒喜怒不形時獨立空庭仰視雲際

或危坐清齋則掀髯微笑若欣欣有得不以告人  
人亦不得而識也賦性至孝痛先王父卽世之早  
與先王母鬻閔之艱生事葬祭一以禮每遇忌辰  
則含涕彌日啜粥面深墨如初卽藁次時雖茶菴  
蔬甲屏勿進孺慕之思七十年如一日也哀情至  
樂易雖三尺童子亦近之不厭至坐虎皮臨絳幄  
則嚴氣正性卽貴游子弟及諸生之負時名者顏  
色未嘗少假嘗曰教學先生冀積陰德甚難惟人  
以子弟見託則我以子子之以弟弟之勉其文又

海日堂集

文之二

十

礪其行如是便爲積陰德恒指天示人曰彼蒼耳  
日甚聰明記性甚長遠毋謂可欺日後對簿不爽  
又嘗習行衰了凡功過格時積日累月識歲滿三  
十功而止故幾歷患難而無隕越之傷亦天之勲  
施然也生平樗蒲圍棋一無所好丹青花鳥間一  
爲之少好登覽里中白雲濂泉珠江月溪諸勝時  
戴瓢笠獨行雖風雨不避先君子自贊曰數十年  
艱楚僑嘗而性命不殞者身雖處逆境而寄情常  
在登眺唵咏間或以禪修導引是以粗康而得觀

後人之遇良有以也嗚呼然耶否耶性命日不殞  
而今竟遺不孝而上升耶身曰粗康而今竟衣冠  
永棄耶天耶人耶抑不孝罪深孽重貽我父以莫  
解之殃耶胡爲至於此惟有叩地呼天攀援號泣  
欲從無路則述其遺行以聽 仁人君子之採擇  
而已然罄竹爲書竭海爲淚終不足以盡我哀悰  
之萬一也先君子原諱順章改諱僊字而式別字  
匪凡廣東廣州府儒學生順治十八年正月今

皇上卽位覃恩

敕封徵仕郎內秘書院誥敕撰

海日堂集

文之二  
十一

文中書舍人生于有明萬歷癸巳年十月初三日  
亥時大清康熙元年正月初七日酉時以疾終于  
京師正寢享年七十今將反葬于原籍廣州省城  
東門外馬湟水之原倘蒙當世仁人君子憐而賜  
之碑表傳誄使幽光獲闡不致湮沒弗傳先君子  
幸甚不孝可則幸甚

五烈傳

寧晉張氏者文學張來鳳兄弟以詩書世其家者也戊寅冬闖賊陷寧有來鳳之母李率其妻劉暨弟起鳳妻霍附鳳妻章從弟嘉猷妻王死之初賊薄城下勢且殆諸婦謀諸母母曰吾輩婦子有死無貳相與亡匿文廟中見古井泓然指而歎曰吾一家得死所矣我先之若等從而後諸婦請曰婦輩年盡少不死卽辱姑老矣其何爲母曰雖然終不潔褻裳而趨諸婦挽之力咸踣請曰姑若死誰

海日堂集

文之二  
十二

知婦者且姑誠老矣不死終無憂姑相遲恐悞婦輩母熟眎良久賊洶洶迫牆外給曰然若志自行之我當反諸婦泣且拜以次拔穉子投井中旣母仰天再拜而呼曰吾豈真舍兒輩生耶躍而入有婢名秋澹者救不及亦死之越日賊去來鳳兄弟出諸婦及母屍如生劉及章猶抱一子未棄也道旁觀者皆歎泣命其井爲第一泉謝令畀新易名曰五香顧令予咸又改稱五烈勒石以紀其事

湟溱子曰嗚呼世之讀書而慕義臨難而輕身者

比比也有婦如此得其一足矣况五乎且當亡匿時賊未至卽稍待存不存未可知乃從容就義視死者飴可謂成仁者矣嗚呼母誠老矣不死誠無憂而能率先爲諸婦倡又周旋曲折以爲諸婦後尤古今烈婦之所難也嗚呼母更人傑也哉

海日堂集

文之二  
十三



陳節婦傳

陳節婦者閩長樂陳君一文之副室而茂才陳澥  
陳騶之母也母矣曷爲乎稱婦曰節以婦著也或  
曰婦之節以存孤歟則又從乎母也雖謂之節母  
焉可也然存孤以存夫也母也而婦之道備故仍  
稱之曰節婦也謹按婦秦氏本名族女秦翁慕陳  
君之才不憚屈女事之婦亦善承親志而甘以其  
身折節於陳自年十九于歸惟敬以事主君孝以  
事其母謙敬以事其嫡嫡愈嚴婦愈下居恒無幾

海日堂集

文之二  
十四

微之間陳君是以無內顧憂得肆其力於文章以  
取通顯無難乃數奇不售垂十年而鬱鬱以病病  
且死當爾之時婦年不滿三十大兒方七齡小兒  
猶未晬也婦嚙指向君前請以死誓不許不得已  
受遺命撫二孤於艱難襁褓之中不再年姑嫡相  
繼以沒婦典衣鬻食喪葬盡禮久而家道益落御  
絳絀以供朝夕乃骨肉之間猶有權奇窺竊且睨  
及藏書者婦曰是未可以手澤許人也於是弄書  
藏夾室中而自解其衣珮瑜珥以厭之有祭田數



畝豪右數見侵奪婦流涕曲喻血食得以無隕惟一燈熒熒課二子以無墜先緒爲務二子由是克就成立有聲巽序間蓋至是而撫孤之能事畢矣夫死易立孤難古之人皆言之向使嚙指之志克成則陳氏如綫之緒其與存幾何婦惟隱忍就之苦心屈志三十年如一日比於程嬰杵臼之義殆有加焉是未可以尋常婦節概之也予嘗覽陳澣之從孫肇曾叙其家乘謂奉常某公之祖母林食貧守節侍講蒙菴之母戴生蒙菴遺腹給諫益泉之母潘撫益泉早孀何陳婦之多賢也然三母子孫咸貴顯霑被榮寵今澣兄弟守一經以老曾不能邀仁者之粟崇臺棹楔之旌豈天之報施若有所待歟然其報彌嗇其節彌苦則其名愈久而不替雖謂婦至今存可也豈惟至今雖千百世可也故因澣之請而傳之以慰節婦於九原

海日堂集

文之二  
十五

蔣淑人墓誌銘

康熙十年春戶部山東司主事蔣君維藩之母  
封淑人顧氏卒於江南之潤州踰月而訃至予一  
再過唁蔣君涕洟承睫語嘿失次惟俯首至地  
以不獲侍淑人含歛爲咎恨且曰吾先君沒時亦  
如之某真不得爲人子矣予聞而慙然越三日蔣  
君以狀來請銘嗟乎蔣君孝子母賢母也誼安敢  
辭按狀淑人顧氏出江南婁東望族顧翁艱於嗣  
止生淑人性莊靜和惠事父母孝能以女兼子翁  
海日堂集

文之二  
十六

掌上珍之慎選門楣無踰蔣氏者年十五歸通議  
公琴瑟相莊戚里有梁孟之目通議公少力學書  
無所不窺淑人篝燈佐之凡家事無纖鉅皆手自  
綱理不以尺絲半菽累其心以故公得肆力於學  
爲江左聞人數奇不售毅然曰一書生無寧百夫  
長哉乃研精白猿黃石諸書遂起家武乙科累官  
至後軍都督同知我朝定鼎以從龍功拜通議  
大夫拜塔喇布勒哈番之職職延於世以爲功之  
數歷有然亦淑人內助成之也當公宦京師時淑

人方撫計曹兄弟家澗之三衢延師就塾間以丸  
荻課朝夕此則以母而兼師矣通議公沒淑人兩  
髦矢誓通議公生平冰蘖屏當無所積所存惟  
賜第數椽負郭之田數畝淑人葦簪縞裳躬自操  
作門內外悉就理有偉男子所不逮者其事姑也  
則又以母兼女必誠必慤姑未食不敢食未寢不  
敢寢姑長齋繡佛淑人亦終其身膏蠶魚脯之勿  
御此非人情之所難乎淑人蓋四十年如一日也  
姑旣喪哭泣盡禮一如喪通議公時初通議公有

海日堂集

文之二  
十七

弟某方幼甚友愛之淑人先意承志撫視周詳解  
笄珥以佐婚媾此則嫂也而母兼之矣迄某身通  
顯祇事兄嫂無異所生由是計曹兄弟咸率之怡  
怡一堂雖宦游異地未嘗分筋而處嘗見一族人  
析居淑人愀然謂二子曰是兄弟同室數十年一  
旦聽婦子言致骨肉離散不階之厲乎不願汝曹  
效之其教子以禮類如此以故計曹兄弟各自樹  
立能以揚顯及其親長君之鎮京口也詩書禮樂

似卻穀雅歌投壺似祭遵輕裘緩帶似羊叔子彬

彬有儒將之風焉次君負才積學一領賢書遂荷  
特恩除蒲姑令以循吏著稱不數年晉今職有聲  
郎署間以爲兩君之數歷有然抑亦淑人之母訓  
成之也至於處妯娌以和遇戚屬以禮待臧獲以  
寬此又婦人女子之常行無足爲淑人道者獨是  
淑人四德備著謂宜享有遐祉奈何中脫爲殃遂  
奄然長逝也豈不大可哀哉淑人生于前明己亥  
年五月日卒于康熙辛亥年正月日享歲七十有  
三諡封淑人生丈夫子二人長維屏授通議大夫  
海日堂集

文之二  
十八

世襲拜他喇布勒哈番加一級次維藩康熙癸卯  
舉人初授山東青州府博興縣知縣陞戶部山東  
清吏司主事孫三人孫女七人今將以月日葬於  
鎮江府丹陽縣某山之原啟通議公之窆而耐焉  
禮也予與計曹交最久且知母之深爲列於女吏  
而不媿也故爲之誌而銘之銘曰

人孰無女此則以女兼子人孰無婦此則以婦兼  
女人孰無嫂此則以嫂兼母人孰無母此則以母  
兼師蓋德盡而倫至故右有而左宜又何羨乎列

女之傳與壽母之詩曹王之巔架鼓之陞山高水  
長以永芳徽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海日堂集

文之二  
十九



其以永芳徽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同門公祭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河間左夫子

文

嗚呼人之感恩莫大於知遇知遇莫重於文章蓋  
文章出於風雨寒暑濯磨淬勵之中得之於重闢  
峻棘糊名易書之內相識以文而實相感以心以  
故東西朔南四海九州之大卒然遇之同堂得之  
神契不脛而走不疾而速義則師承恩猶父子及  
乎死生離合薪盡燈寒則瞿瞿然如有求而勿得  
皇皇然如有望而勿及哀痛之至不殊所生誠有  
海日堂集

文之二

二十

不期然而然者今何不幸而哭吾夫子也夫子鍾  
岱岳之靈萃瀛海之英自爲諸生時早已留心經  
濟毅然以天下爲己任矣天造草昧雷轟電掣以  
其身轉徙江淮南北之間志愈益堅才愈益老丙  
子雋於鄉己丑試南宮第一天下之士無論識與  
不識讀其文想見其人咸曰起八代之衰開斯文  
之運不啻昌黎再見也壬辰之役夫子以葩經分  
校禮闈天日自矢公明竝用謂某等可教也而暗  
中埏埴之嗣是從容講幄出入綸扉碩德宏文朝

野景仰大約尙廉節敦行謹以純誠結 主知以  
公忠體國是一晉而司納言則望隆喉舌再晉而  
總邦憲則紙貴彈文書凡十數上莫不有關於國  
計民生之大朝上而夕報可焉嗚呼吾夫子德業  
在璽書勲庸在大府至其風流文采則見於同列  
之所具瞻史臣之所紀載邇年以來怡情綠野養  
望東山丹陛之注彌殷蒼生之繫益重夫何兩楹  
忽夢喬岳遽頽江漢秋陽一時淪棄使某等彷徨  
號泣想像音儀而邈不可得也嗚呼痛哉更可痛

海日堂集

文之二  
二十一

者某等及門二十四人數載之間凋零過半今之  
得服心喪者一十五人耳而十五人者地北天南  
蓬飛梗斷又不能聚哭于一堂其能黽勉修爲重  
自振拔以圖報夫子一日之遇者又不知何如是  
卽夫在天之靈當亦爲之惻然以悲怒然而如  
擣者也所可慰者夫子有丈夫子五人皆卓犖英  
偉鶻起蟬聯內外諸孫蘭翹玉立將見文靖之後  
代爲翰長魏公之後世炳國鈞其所以展夫子未  
竟之業者固繩繩未有艾也是則某等之可爲私

相慰藉者耳九河瀰瀰春雨其濛瞻言丈席我心  
忡忡東向稽首誠不知涕泗之何窮也椒漿一奠  
庶幾鑒之

海日堂集

文之二  
二十二



海日堂集

海日堂集

海日堂集



祭閣學士吳鹿友先生文

嗚呼天下無全人人之不易全也或身隱而名不彰名彰而位不顯位顯而德業不著德業著矣或得於其前而失於其後伸之於鳴珮委裘之日而屈之於隕霜零雨之年及其後也子孫不能大其傳史冊無所光其論一旦身朽名喪溘從運終豈不大可哀哉以今觀於我相國吳公太老先生

抑何其身名俱泰自始迄終無幾微餘憾之留於天地間也某等生晚不及奉公言笑杖履然與冢

海日堂集

卷之二  
二十三

君北海先後共事久每花磚日落秘閣燈爇爲談公昔日立朝居官以及爲善居鄉與教子成名狀則私心向往之又讀公所自爲憶記自髫年以至於今凡八十有二年由名進士筮仕劇邑擢御史臺屢遷廷尉納言之職以至開府大中丞典兵樞密入贊黃扉是不一轍敷歷閩豫秦晉等處是不一區興賢育士治兵戢民靖寇防河墾田賑荒減徭除賦諸政是不一狀其他益國之密謀匡時之

遠畫筆枯舌爛血盡神傷有非外人所能深悉者

何可勝數大率以公忠櫻漢殿之鱗苦節挽虞淵  
之轡中間回翔審處憂讒畏譏何止日食齏醋三  
斗卒至今終有俶義問昭宣享平泉綠野之歡受  
玉樹蘭階之報何其休哉若夫著書立說善世持  
躬無一事不極其宜無一物不得其所此則公之  
以聖賢自處而不在進退存亡之數者也頃讀公  
彌畱時所遺北海書楷畫端詳猶惓惓於王事靡  
盥不遑將父而以不獲奉兩尊人含歛爲之說抑  
何其忠孝之惻至沒弗衰乎又曰三月而葬不作

海日堂集

文之二  
二十四

佛事禮也汝爲長子葬我以禮祭我以禮我復何  
憾然則公之生平亦畢見於此矣夫君子亦惟以  
禮自處耳不越於禮則周旋中規折旋中矩遠俟  
百世幽質鬼神而後可以爲人臣而後可以爲人  
子而後可以爲人丈夫如是而後可以身名俱泰  
自始迄終無幾微餘憾之畱於天地間也今日者  
公往矣騎龍白雲之鄉控鶴雲霄之外視彼身朽  
名喪溘從運終者亦可以俯而笑之矣惜某等生

晚不獲承公言笑杖履誦泰山梁木之歌不禁悵

然不得自己於懷也生芻一束南向稽首公其庶  
幾鑒我乎

海日堂集

文之二  
二十五



新安程滌濤文學誄辭

余家嶺南系洛陽之苗裔望新安爲鼻祖新安之  
程皆吾程也往歲則聞率溪之濱有滌濤先生者  
隱居不仕以著書明道爲己任余心嚮往之以爲  
兩夫子之後至今有傳人戊申冬族子應卿來就  
余京師則言公已卽世易簣之頃猶咨嗟念余且  
以不得余片語爲憾嗟乎天下名公鉅卿與吾宗  
之賢人衆矣余學植荒落承明道公十八傳之緒  
不能紹衣德言區區竊升斗之祿無所短長於世

海日堂集

文之二  
二十六

公獨繚然念之豈惑於應卿之獎說而阿所好耶  
抑應卿之言之失其真耶余始聞而疑疑而媿媿  
而感且悲矣先是應卿爲余言公好讀書不慕榮  
利學古聖賢之爲人尺規寸屨於顏之四勿曾之  
慎獨孟之求放心靜存動察無敢以幾微自佚嘗  
顏其齋曰居敬又大書於楹曰主一無適何分內  
外精粗操存有恒庶合人倫日用嗚呼其有得於  
聖賢之深者乎且覽黃郡丞光壽所爲狀張文學  
聯桂所爲誄與公之子一中存中所爲行述公孝

於事親而敬於從兄悖族以仁與人以恭教子以  
嚴持已儉而有禮逮下寬而廣恩取予然諾必明  
必信觀其析產讓宅置義田義塾解金賑貧以爲  
德於鄉者誠難更僕此皆生於其心發於其事非  
徒托乎聖賢之名以空文表見當世已也使其達  
而兼善奚難致君於堯舜之隆卽窮而在下猶可  
巋然坊表以爲鄉黨閭里之所矜式惜乎天之不  
憇遺也惟詩有之曰高山仰止以公之爲人奕世  
猶將稱慕勿衰况一本之愛如余者乎於應卿之  
海日堂集

文之二  
二十七

歸也爲之誄以寄哀誄曰

世遠兮道湮吾衰兮誰陳蔓草兮荆榛曠千載兮  
何人思祖德兮伊洛津繼絕學兮裕後昆余弗率  
兮焉負薪公遁追兮跂斯臻厭主組兮洽隱淪縞  
衣兮幕巾蹈義兮履仁救時幾兮銘日新誠於中  
兮外也均嚮其利兮鄉黨殷生今世兮古與倫人  
有言兮竹箭筠仁必壽兮靈之椿天不弔兮溘上  
賓嗚呼已兮失所親感宗喆兮星向晨道里悠兮  
率口濱山岬岬兮川鄰鄰川不息兮濤且堙吾將

號兮川之澗苾吾芬兮芼吾蘋靈不來兮歸青旻  
歌當哀兮哀何伸乃踟躕兮念先民

海日堂集

文之二  
二十八



海日堂集卷之二  
文之二  
二十八

族兄我儀處士墓表

康熙六年冬族子石門以滇南幕府參軍奉表賤入賀明年正月元日天子坐朝堂受四方執玉而至者石門小吏從萬里外得拜首鸞坡稱萬歲賜宴達暮飽大官之廚以歸可謂榮矣越日稱謝午門外畢卽持行李出都門取道於歸揚州同人繫維云不可問君何反轡之速蓋將奉其尊人我儀兄掩某山之原也因屬予表其墓予惟兄處江南予居嶺表生未講握手歡死不知時日將於何

海日堂集

文之二  
二十九

表之顧石門與予十年前聚京師每談家乘及其尊人行誼甚備近復讀大司馬龔公所撰墓誌銘暨太史翼蒼兄所爲狀與石門往昔談甚肖又何可以不表之謹按司馬公之言而約畧其行事我儀兄少時事祖父母父母必誠必懇捐厚橐以營窀穸鄉黨賢之有弟必達棄堅鬻肥不務家人產公貽書誨責後必達家中敗積逋無算公悉貸漢陽諸豪家錢給之而自力以償挾貲遊江楚以卹貧賑乏爲務嘗過江南盡鬻其所輦麥粟畀族人

之無告者有友以貧糶訟縣人購之急公陽匿於家而陰出緡數百代之夜遣蒼頭治舟導之出境當前代之季流寇煽虐漢陽震驚公先期攜婦子遷武昌大將軍左良玉敗又遷蒲潭旣而歸歛歛亂復先期遷黃山髭髯保全無害疑有得於易之所謂豫者因自號曰豫翁性嚴介寡交與生平笑不見齒恒瞑坐竟日戚族見之必起拜僮婢不假借以顏色遇達官貴人有弗協則投袂而起或退而致書譴督之貴人頓首謝弗及嘗避兵水次晨

海日堂集

文之二  
三十一

費不具有無端餉雞黍者亟遣之去曰吾不以顛沛而濫食於人在海上時課諸兒習讀陳說經史於危疑震蕩中聲繞林木間如是以爲常卒能使其子石門卯角成立才名蔚奕有以也居平不慕榮利好讀書有得則裂紙繕記晚研精老莊歧黃風角相埋之術好學不倦噫何其德兼而道備足乎已無待於人也殆古所稱隱君子非耶使生當明盛有司廉其賢將上之闕廷下安車蒲輪之召卽不得於其身當得於其子乃如石門者才坎壈



不得志令滇南十年政聲洋溢曾不得通顯復走  
昆明爲蠻府參軍噫是可悲矣方今 主上神聖  
下詔臣修前代史蒐賢人君子之行輯爲國書次  
第必及於兄宿草未枯將大旌其廬曰處士程君  
之墓而况石門漸次敷歷所至將未有量安知嗇  
於其前不報於其後哉吾故表而出之以俟採風  
者錄焉其生終月日詳大司馬誌中不具載

海日堂集

文之二  
三十一

昔發其生終月日詳大司馬誌中不具載

然其簡不詳然其發藉吾故表而出之以俟採風

之墓而况石門漸次敷歷所至將未有量安知嗇

於其前不報於其後哉吾故表而出之以俟採風

者錄焉其生終月日詳大司馬誌中不具載

昔發其生終月日詳大司馬誌中不具載

然其簡不詳然其發藉吾故表而出之以俟採風

祭家翼蒼太史文

康熙七年戊申夏五月庚申

皇清敕封迪功郎內院纂修國子監助教加一級  
前內翰林宏文院庶吉士翼蒼三弟以疾終於京  
師正寢越十有一日庚午兄芳朝汝璞弟可則萬  
里秭文彝續姪士璉啟封本伊履新化龍肅祐等  
謹以庶饘芻帛之儀聚而哭諸其位而爲文以祭  
之其詞曰嗚呼吾弟其遽沒耶天之蒼蒼其可知  
耶其不可知耶不可知吾弟胡爲而生其可知又

海日堂集

文之二  
三十二

胡爲奪其算之速如此耶求之天而不得則爲反  
覆其生平以爲天不可知而人庶可必或吾弟有  
一言一動之未幾乎道則亦可以死死可以無憾  
乃反覆思之而終不得其一說也論修短者存乎  
器吾弟偉狀貌廣額方面神氣充切步履端詳不  
迫性情樂易處物常有餘無苟且急遽之態此不  
可以死讀書窺見性命之旨澹懷約志無宮室之  
美衣食之奉狗馬筑鞠之好以蕩佚其心可謂得  
養生之道此不可以死事父母至孝從泰始公間

關患難歿則負土萬里外念九如兄才而貧爲之  
遜居推食歲時緩急無少較待宗族尊卑大小無  
間言及平服官則殫忠盡瘁不以散秩自弛其大  
節有過人者此尤不可以死數者反覆而不得其  
一說謂之非天也得耶最可傷者年未及中壽允  
嗣未立浮家白門無三畝之宮十畝之田旣已射  
策甲科備員史職矣未幾而教授諸生以去方陟  
成均入禁廷與詞臣纂修之役矣以爲鬱久必昌  
在此時也若之何而遽沒也耶汝沒之三日弟婦

海日堂集

文之二  
三十三

始從江南至京師七年之別咫尺不得一視又何  
其可哀之甚耶天之所以死吾弟者果若是其不  
可知耶含歛之後我兄弟叔姪相與環聚而泣泣  
而思思而忽忽終有所失也吾將何以奠之而又  
何以慰之耶所可言者汝婦才而賢能肩汝身後  
事汝兄子士繡年已二十有一今從汝治命立之  
爲嗣是汝無子而有子也吾輩一日而在尙能董  
教成立以無負汝傳家之志汝有文十四卷詩六  
卷向爲當世所揚挖貧不能盡刻當酌梓其半以

傳汝身雖未大顯而名與天壤不做可也猶記汝  
易簣之頃吾兄弟咨以後事不答亦無幾微傷盡  
係戀之意知汝非不言謂言之無濟也然則不可  
知之天汝固已知之耶其亦含笑於九京耶嗚呼  
哀哉

海日堂集

文之二  
三十四

駁桐葉封弟辨

昔者成王翦桐唐叔以封柳子謂周公教王遂過也若是周公將不得爲聖人哉甚矣柳子之好辨也夫周公制禮者也禮莫大於封建設有不當卽使成王降玉授符叔旦猶將議其後况桐葉乎柳子之言曰王之弟當封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不當封則不可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而與弱小者爲之主嗟此未深察於周家封建之制也夫邗晉應韓武之穆也其所當封

海日堂集

文之二  
三十五

不待辨而知之矣顧所難者小弱耳然寡兄弱齡尙登大位以介弟區區所應有之國而必借口長成遲回利忍天下之謂何而况其時東山之鬲初歸二叔之謀未靖所操戈同室者大率從封國起見耳公不以此時彰義明信庸勲展親同姓之未封如叔虞者不少也幾何而不爲缺斲之續乎是微王言公固將有封也幸王而言是典自王出也王出之而公成之天下必以王爲親親之令主而小宗大宗之欲以尺土幾幸於王者必翕然聽之

曰小且封况其大者乎弱且封况強有力者乎是  
卽後世漢王封雍齒之微意也未可知也若夫天  
子無戲言則又天下萬世帝王不易之極軌也嘗  
綜後事而論之曾子之妻之市其子墮焉以號母  
給之曰還汝父爲若烹彘兒因止號及歸而曾子  
將殺彘其妻止之曰爲嬰兒戲耳曾子曰惟其嬰  
兒不可以戲也彼非有知待父母而學者也而給  
之是訓之欺也遂烹彘孟氏之母假肉于東家以  
啖其子其爲說也亦然而况王言一出大史書之

海日堂集

文之二  
三十六

天下傳之後世誦之又可忽乎哉夫親親教仁也  
勿欺教信也封其弱者以安強大之未封者教智  
也周公一言而三善備稱臣極者莫加焉何遂過  
之與有柳子不察從而辨之又從而詬議之亦可  
謂不善言聖矣至謂設有不幸而戲婦寺亦將舉  
而從之此又非通儒之篤論也周之盛時宦官宮  
妾之寵未聞也無宦官宮妾之寵則必無宦官宮  
妾之戲無宦官宮妾之戲則必無宦官宮妾之封  
成王聖人周公賢相又安用爲此不然之論也哉

卽果然也百工矇眊猶將執藝事以諫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而謂制禮之聖人聽之乎此又不待辨而知也若之何柳子之好辨也抑鑑史稱唐叔之封史佚成之而不及周公然成王之事多出於公則卽謂周公成之可也何也禮莫大於封建也周公蓋制禮者也

海日堂集

文之二  
三十七



跋

庚戌歲恒新以應試都門蒙四叔湟溱先生下榻  
論文凡四閱寒暑時先生方爲職方正郎與王西  
樵阮亭汪鈍菴陳說岩諸先生更唱迭和以德義  
相高聲華藉甚予以非材謬爲期許得晨夕讀所  
爲詩古文詞而未盡也比歲浪游嶺表則先生遺  
集已出多予所未及見而昔所見者亦往往不存  
固知先生一麾出守時遭亂憂鬱憔悴山澤間所  
散軼者不少爲之浩歎出涕嗚呼天地生材不數  
海日堂集

後跋

一

既生之而又阨其遇靳其年使不得盡其才竟其  
志亦獨何哉亦獨何哉  
姪恒新立方氏敬識

爲詩古文隨而未盡也其賦咏亦巖峯限式生  
賦高聲華藉甚予以非材謬爲期許得晨夕讀  
燕河亭玉餘畫刺錦峯清式生更唱迭和以  
論文凡四閱寒暑時先生方爲職方正郎與王  
西樵阮亭汪鈍菴陳說岩諸先生更唱迭和以  
爲詩古文詞而未盡也比歲浪游嶺表則先生  
遺集已出多予所未及見而昔所見者亦往往  
不存固知先生一麾出守時遭亂憂鬱憔悴山  
澤間所散軼者不少爲之浩歎出涕嗚呼天地  
生材不數海日堂集





